

第九章 正當之政治與不正當之政治二者之樂趣

蘇 專制之政治既明。當論專制之人格矣。吾儕當一究此種人格之何自來。此種人之生活爲何如。快樂乎。抑困苦乎。

哀 然。吾儕所未研究者祇此耳。

蘇 曩者有一問題。吾儕尙未答覆。汝未之忘乎。

哀 何問題乎。

蘇 卽欲望之性質與多寡是也。此吾儕尙未明白解釋者。然此而不明。於專制之人格中端。決不能得圓滿之解決。

哀 既如是。則及今解決。未爲遲也。

蘇 然。余尙記當時余所欲解釋者。爲此欲望之中。有非必要而且可以視爲違法者。然此種欲望。無人無之。惟有人能以法律抑制之。使善的欲望可得勝利。亦有不能完全抑制。而僅能使善者較強於彼。惡人則反是。

哀 汝果指何等之欲望乎。

蘇 卽明辨力與約束力靜默時所活動之欲望也。當此之際。此種欲望。如野獸之欲飽食血肉。咆哮若狂。必達其欲望之目的而後安。斯時節制謙遜等善德。均爲其所控制。一切罪惡。無不可爲。卽如弑親亂倫等大惡。亦竟犯之而不顧。簡言之。實無惡不作也。

哀 誠然。

蘇 然當人身體康強。心中祇有高尙清潔之思想之際。則其思想力或明辨力自不放棄責任。而一任惡欲望之大肆猖獗。彼必先使欲望之不可無者。皆能滿意。而不使其過度而涉亂。俾於研究學理之時。可不爲其擾亂。不受其阻力。此部既安。然後以修養之功。滅其暴怒之性。迨此二部既可無慮。然後振刷其明辨之力。蓋與真理最近與罪最遠者。惟此明辨力耳。

哀 余亦以爲然。

蘇 以上之言實已離題旨。惟余所欲申明者。卽凡人皆有此豺狼之性。每活動於善德疲乏之時。雖善人亦不免也。汝以爲然否。

哀 余誠以爲然。

蘇 然後請再觀合於平民政治之人格爲何如。彼非經貪財吝嗇之父母所教育者乎。其教育之要點。非卽勉勵其節儉吝嗇之特性。而指一切遊戲裝飾等爲非必要之欲望而痛斥之乎。

哀 然。

蘇 及其既遇欲望多端之人。則又必見之而生羨慕之心。於是不滿意於乃父之行爲。棄其昔日所得之教訓。而一變爲極端放蕩之人。及其既久。彼終以其本性之本不如其同伴之性之惡。能覺悟昔日乃父之教訓。是亦有理。於是二方面之均不忍舍。竟成中立之勢。自以爲於各種欲望上。皆能不偏不倚而得其中。此平民政治之人格之所由來也。

哀 然。此固吾儕之見地也。

蘇 然光陰易過。不數年而此人亦有子矣。迨其既有子。又不將教之以己所主張之道乎。

哀 此必然者。

蘇 由是可知其子之遭遇。必與其父之遭遇同。彼必從其同伴極端放蕩。而名之曰完全之自由。當此之際。其父與其友人必盡力規勸。使之合乎彼等所謂中庸之道。而其罪惡多端之同伴。極力引其犯罪作惡。及見其父輩之勢力較大。不能事事操縱。於是不得不激發其強有力之戀愛性。使爲一切放蕩之欲望之領袖。蓋戀愛性實爲欲望中之最可怕之有靈雄蜂也。汝以余之譬喻爲切當否。

哀 然。蓋非此不足以形容之。

蘇 迨此種戀愛性一經激發。其他有害之欲望。蜂擁而起。各放其異樣之精彩。以戀愛性爲中心而擁護之。猶諸蜂之飛鳴於四周而爲蜂王之護衛也。久之此強悍之戀愛性彷彿爲魔力所誘。而竟有如類似狂之舉動。設此時尙有較善之教訓或差惡之念存留於心中。則必爲其剷滅淨盡而後安。

|哀 然。合乎專制政治之人格之由來固如是也。

|蘇 想古時謂戀愛卽專制之君。卽以此也。

|哀 誠然。

|蘇 酒醉之人。非亦有專制君之性格乎。

|哀 然。

|蘇 人當頭腦不清之際。或瘋狂之時。往往自以爲非僅能治人。並能治神。非歟。

|哀 然。

|蘇 由此亦可知專制之人格之所由來矣。此種人格之養成。必由其人之完全爲酒色等嗜好所束縛所致。而此種嗜好之所以能束縛之者。必以其性之本近於惡。或以其習慣之本近於惡。或以二者均非善類而然也。

|哀 此必然者。

|蘇 此爲其人格與來原。於是可研究其生活之狀況矣。

哀 請亦詳言之。

蘇 以余觀之。彼之第二步必放縱於飲食酒色等事。而其胸中之主持一切者。則爲戀愛。其他之欲望。皆受其支配。

哀 此固無疑者。

蘇 其欲望必日增而夜長。而各欲望之要求必愈多而愈可駭。

哀 然。

蘇 彼卽有金錢。亦不久卽消耗無遺。

哀 然。

蘇 於是財產失而債負來矣。

哀 此亦勢所必然者。

蘇 迨其金錢已盡。彼之欲望。非將如雛鳥之羣集巢中。哀鳴而求食乎。彼不將以戀愛與其他欲望之激刺。而發出如狂如醉之舉動乎。彼不將拭目一觀。何人可欺。何人之財產可奪。以應欲望之要

求乎。

哀 此固彼所不得不然者。

蘇 換言之。無論如何。彼必具金錢。否則不能免痛苦之激刺。

哀 然。

蘇 且彼之欲望日見增添。新者必較舊者爲有力。而能奪取舊者所有之利權。以此之故。彼雖爲年

少之人。而其所有之財產。雖較多於其父母。其消耗仍必甚速。迨己所有者已耗費殆盡。則必復奪

其父母之所有。

哀 然。

蘇 設父母不從。則彼必先用其欺詐之手段。

哀 是無疑。

蘇 欺詐不遂。則用強力奪之。

哀 然。

蘇 設其父母亦以強力抗拒。則彼不將毅然以專制之手段降服之乎。

哀 然。余意其父母必不能幸也。

蘇 如娼妓之於彼。並無必要之理。而彼竟惑於一妓之故。致鞭笞其至慈愛至不可無之母。且竟納妓至家。而置於其母之上。有時以己之鍾情於素無關係之少年。用種種殘酷之手段。以待其至寶貴之老父。

哀 然。余亦知如是之人。誠有之。

蘇 哀地孟德乎。然則父母而有如是之子。其幸福果何如哉。

哀 是何堪設想。

蘇 若是之人。始則奪其父母之財產。及亦既用罄。而各種之欲望又如雛鳥之嗷嗷待哺。則不得不開始竊盜之行爲。或夜入人家。或路劫人衣。或竊取廟中之物。當斯時也。其幼時所有之善德。與辨別善惡之能力。皆爲敗壞之欲望所排斥。而此種敗壞之欲望。已擁戴戀愛爲主。自命爲其護衛者。而不容異己之德性侵入也。當其人之合乎平民政治之時。當其人之尙知服從父訓。服從法律之

時。則此種欲望不過發現於其夢想之中。或於善德缺陷之際。偶一實現。今一經戀愛爲王。則竟公然發現於光天化日之下。不復爲幻想中事矣。蓋其內部既爲戀愛所制。則事事聽其指揮。其餘一切助虐之欲望。從而附和之。於是殺人放火等之罪惡。無一不可犯。其情形與國家之爲專制君所宰制者同。蓋專制君之在一國也。亦必作種種極大之罪惡以保守己所有之地位。與其附和者之地位也。至此種敗壞之欲望之來源。則因與惡人爲伍。而自他人處學來者有之。以性之素不善而發自內部者亦有之。此非彼生活狀況之實在情形乎。

哀
誠然。

蘇 設一國之中。此輩之人數不多。而大半皆馴良之人。則必去而至他。爲他國之專制君之僱兵。助其出戰。如無如是之機緣。則必於本國中作種種瑣屑之惡事。

哀 如何等之惡事乎。

蘇 如竊盜拐騙等。長於口才者。兼爲造謠誣人行賄等事。

哀 然則即使此輩之人數果不多。其爲害雖小。亦可觀矣。

蘇 然。然小與大不過比較上的分別。此種種之罪惡。誠不及專制君之有害於國。然一旦此輩之人數既衆。自知其勢力已充足。無智之人民。又復從而附和之。於是此輩即以彼等中之性之最近專制君者。舉之爲王。

哀 誠然。自必性之最近者方可。

蘇 人民而聽其所爲則無事。設拒絕之。則彼不將以前之對付其父母之手段。對付其人民乎。凡人民中之不良分子而附和之者。則引爲己類而親近之。此爲其惡欲望與情慾所產生之最後之惡果也。

哀 誠然。

蘇 此輩於未得權位之前。凡與之聯絡者。惟專事諂媚而能爲人利用之徒。使其有求於人。則亦能以慫慂之態度。惑人之甘言。以求達其目的。迨所欲既遂。則卽掉首而去。不復他顧矣。

哀 然。此輩之行爲。固如是也。

蘇 故此等人不爲強暴之主人。卽爲卑鄙之奴僕。從未與人爲友。蓋專制之君。本不知自由與交情。

之趣味也。

哀 是必然者。

蘇 使吾儕頃之對於公道之見解誠不謬。則復稱之以不公道可乎。

哀 是誠切當。

蘇 然則此種惡人之行爲。可一言以蔽之。凡他人於善德疲乏時所夢想之事。彼無不一一實行之。

哀 誠然。

蘇 然使此等性本近於專制君者。一旦執政。則其在位之日愈長。其專制之事業愈完備。

克拉根 是必然者。

蘇 然最惡之人。非亦爲最可憐最困苦之人乎。執專制政權之最長者。非亦爲受困苦最久之人乎。

雖然。常人之心理。固不如是也。

克 誠然。

蘇 然專制之人格。非如專制政治之國乎。平民之人格。非如平民政治之國乎。其他之人格與國家。

非亦可以此而類推乎。

克然。

蘇 國家與國家之比較。當以善德與幸福爲標準。人與人之比較。非亦當如是乎。

克然。

蘇 然則請先以吾儕理想中之國家與一專制之國家比較之。其治國者一爲賢明之王。一爲專制之君。試觀此二國之善德爲何如。

克 是必絕端相反。蓋一爲最善而一爲最惡也。

蘇 此誠無疑。然汝果能由是而斷定彼二國於幸福方面亦如是相反乎。然於判斷之先。勿徒觀夫彼專制之君與其附從者之境遇。致不能有清正之判斷。吾儕當凝神拭目。遍觀國中。一無遺漏。然後以各人之見解。陳述於衆人之前。

克 斯誠善策。然余總覺專制爲政治之最惡者。賢人秉政。爲政治之最善者。想有識者莫不以余言爲然也。

|蘇 觀察人格。亦必萬分周密。故余以爲須有一頭腦清澈。目光敏銳。而能窺破人之內部者。使之任判斷之職。此人不可徒觀其似乎莊嚴之外表。而即如小兒之見彩色而目眩。任此職者。須曾與實行專制者同居。曾見其平日起居行動之狀況。曾熟悉其家庭間之生活。且曾見其於國家或公家危險時之表視。惟如是之人能明白告吾儕專制之人格。與他種人格相較。其幸福困苦果何若。惟斯人之言。吾儕可深信而不疑。

|克 甚然。

|蘇 吾儕不可自以爲長於判斷。而謂與如是之人格曾有接觸者乎。若然。此職吾儕可自任之。

|克 固無不可。

|蘇 然則請勿忘國家與個人之相似。吾儕於判斷之際。可雙方並舉。而望汝能以所得告余也。

|克 汝意果何謂乎。

|蘇 請先以國家論。國之爲專制君所統治者。汝謂其自由歟。抑奴隸乎。

|克 是誠爲奴隸無疑。

蘇 然於如是之國中自由之人亦未嘗無之。

克 然。然少數也。以普通之平民論。自皆奴隸。而其中之善者必更爲不幸。

蘇 人既與國家同。專制之人格非亦有同等之情狀乎。種種罪惡盤踞於彼之心中。凡其素所有之善性。悉爲其所壓迫而奴隸。統治其全部之權者。爲極少數之欲望。而此少數之欲望。卽欲望中之最惡而最敗壞者。

克 誠然。

蘇 汝以此人之心爲自由乎。抑奴隸乎。

克 以余觀之。誠奴隸之心也。

蘇 國家之受專制君所束縛者。絕無自由行動之能力。非歟。

克 然。

蘇 然則人之心爲專制之惡欲望所束縛者。亦豈能自由行動乎。苟欲越出其範圍。則終必爲一切惡念所困。而感極慘之痛苦也。

克 是必然者。

蘇 國家之於專制君下者。貧乎富乎。

克 貧。

蘇 然則人而爲專制欲望所困者。亦必貧而無知足之時也。

克 然。

蘇 若是之國與若是之人。非常在恐慌憂慮之中乎。

克 然。

蘇 他國中之痛苦憂患怨恨悲傷。有如此國之甚者乎。

克 是必無者。

蘇 個人方面此種苦楚。亦莫甚於人之充足敗壞之欲望者。

克 誠然。

蘇 統觀以上之言。汝不將謂國之最苦楚者。莫如專制政治之國乎。

克 誠然。

蘇 統觀專制人格之惡。汝將何謂乎。

克 當謂其爲人類中之最苦楚者。

蘇 余固知汝之至此而將誤矣。

克 誤點何在。

蘇 余以爲如是之人。當不得爲最苦楚者。

克 然則最苦楚者爲何人。

蘇 最苦楚者。當推有專制之人格。而又不幸爲一國之專制君者。

克 以以上之言而論。大致不謬。

蘇 然於此等重要問題。汝當有確實之見地。不可稍涉含糊。蓋善的生活。與惡的生活之區別。非尋

常之問題可比。

克 然。

|蘇 試取譬解說之。或者較易明了。

|克 願聞。

|蘇 巨富之人亦有多數之奴隸。其境地與專制之君相似。蓋彼二者同有奴隸。所異者多少之別耳。

|克 誠然。

|蘇 汝知彼等均安穩度日。而無懼於其奴僕歟。

|克 是何懼之有。

|蘇 然。汝知彼等固何所恃而無懼乎。

|克 無他。不過以國家有保護人民之責任耳。

|蘇 誠然。然試思設一巨富之人。有奴隸五十。一旦彼與彼之家屬、財產、奴隸。為神明移至一荒僻之地。既非國家保護之力所及。又不能得同類之援助。彼不將大為恐慌。懼其妻子家屬之將為奴隸所滅乎。

|克 彼必然如是也。